

踏尋貝多芬的蹤跡 記維也納「春之旅」(上)

新竹交大電子工程學系 民57級(大學部第一屆)
·現任教於美國東北大學及哈佛大學電腦系。

王申培

難忘的春之旅

在我居住的小鎮萊克辛頓城裡，有一座相當好的圖書館。裡面收藏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唱片。每當閒暇或週末，我常去那挑選些愛聽的唱片，戴上耳機，在長沙發上細細欣賞。在所有的古典樂中，我最常聽貝多芬的作品，尤其喜愛他的第三、第五、六和第九交響樂。

每次聆聽這些曲子的時候，心中就感到無比的舒暢。當我憂傷失意的時候，它給我帶來莫大的安慰和鼓勵；當我灰心氣餒時候，它又重新給我勇氣和毅力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它經常陪伴著我，彷彿嚴父般隨時指點我生命的方向，又像慈母般不斷撫忍我心靈的創傷。

一遍又一遍，不知聽了多少遍，那悠揚悅耳的旋律和活生生跳躍的音符，漸漸溶進我的血液裡，變成了我生命的一部份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心中對它的領悟也與日俱增。到後來，甚至於只要腦海裡一

想到這些活生生的音符，我的心就會引起巨大的共鳴和強有力的震撼。

我不覺在想，貝多芬的作品裡，究有什麼神秘的力量，能給人帶來這麼大的感動？當他在寫這些曲子的時候，到底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，激出他這麼豐富的靈感，發出智慧的火花創作出這麼偉大、不朽的樂章？我多麼希望有一天能去他住過的地方走走，親自經歷一下這樣令人神往的環境，切身體會一下這位偉人思想的歷程，那該是一件多麼令人興奮，多有意思的事情啊！

今年初，我接到奧地利「人工智慧」協會的通知，要我四月去維也納開年會並發表論文時，我就知道這小小的心願，終於有了可以實現的一天了。

那真是叫人畢生難忘的一次「春之旅」。

貝多芬之家

從波士頓經過約八小時的飛行，飛機

緩緩降落在慕尼黑。然後改乘火車，很快就進入了奧地利。我沿著貝多芬當年路過的途徑，先經過「真善美」電影實地拍攝的「莎茲堡」(Salzburg)，然後是莫札特寫著名的「林茲交響樂」的林茲城(Linz)，一路上飽覽山明水秀、景色如畫的風光，還沒有到達目的也，就已感到濃郁的音樂氣息。就這樣，滿懷著期望和興奮，經過近七小時的行程，當晚霞滿天，火車緩緩地把我帶進嚮往已久的音樂之都——維也納。

翌日，報過到，註過冊，開完了第一天的會議。台上剛講完「從牛頓到明斯基」，我就從台下衝出會場，踏尋貝多芬的蹤跡去也。

但一開始，就感到意料之外的困難。按道理，有了地址又有了地圖，貝多芬又是這麼鼎鼎大名的人物，應該不難找到才對。但事實卻不然。按地址地圖循序找去，貝多芬的故居明明就在附近，但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大門口。雖然高高的牆上插了幾面紅白兩色的奧國國旗，旁邊還有幾排小得幾乎看不見的字，上面寫道：「貝多之家」，但大門究竟在那裡呢？問了好多過路人也不知道。

好不容易看到一對觀光客模樣的夫婦從一個鐵門出來，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在四樓。但打開鐵門一看，裡面是一個天井，庭院深深，不要說沒有任何標誌，就連

一盞路燈也沒有。我面摸黑走上樓去，心中不免有點失望和氣惱。怎麼這樣待貝多芬？這那兒像一個善於保存文化藝術的地方。

到了四樓，兩個招待員一句英文也不會。買了本說明書，逐屋看去，才知道這所叫做(Beethoven Pasqualati Haus)的地方是貝多芬居住得最久。保持得最完整的故居之一，而且也是他創作第四、第五、第七交響樂和歌劇「費代理奧」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整個屋子沈寂得可怕？為何不陳設一些音響設備，陸續播放這些音樂，即使是片段也好？那樣該多有意思！

不僅如此，兩個房間除了牆上的照片和雕像以外，其他空空如也。貝多芬生前用過的東西如書桌、椅子和床等家具都已搬走，就連他的鋼琴也已搬回波昂去了，只放了一架琴身特別長的「模擬當代同樣的鋼琴」孤零零的在大廳裡。

原本可以眺望遠山的窗子，也改頭換面了，只能看到一片喧嘩的高樓大廈。我在兩個房間來回走了好幾趟，怎麼也揣摩不出來當初這種環境，怎麼能激勵出貝多芬的靈感？不覺歎口氣，搖搖頭，失望地離去。

夏天之屋

更令人失望的是，好不容易按地址找

貝多芬去世時的故居，卻發現除了巷子名改為「貝多芬」(Beethoven Gasse)外，整個房子都已毀掉，換上公寓民宅，僅在牆上刻了一行字：「貝多芬於一八二七年三月廿六日逝世於此」，此外沒有留下任何遺跡。

據說，他逝世當天，草木含悲，風雲變色，頓時雷電交加，風雪大作，真是驚天地泣鬼神。就在他嚥下最後一口氣，前突然從床上坐了起來，舉拳向空中揮動幾下，然後才倒下，一代偉人就這樣在孤寂中與世長辭。而我漂洋過海不辭千里而來，人到了這裡，卻發現連可以向他追思憑吊的遺跡都沒有了，心中失望之情，可以想像而知！

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。爲了找貝多芬逝世之屋，在附近意外地發現一條「羅斯福廣道」。幾個有名的大學如維也納大學、音樂學院、醫學院等就在旁邊。想不到當年在臺北讀書時流行的玩笑「大學之道在羅斯福路」那句話，居然在半個地球另一端的維也納也用得上，真是巧得很。

市中心還有幾家貝多芬的故居，情況都差不多，全部改換成民房。除了紅白色的旗幟和幾行小字以外，絲毫不見貝多芬的蹤跡，我真是非常非常失望和難過。

我心情上失望的低氣壓，一直到二天看到貝多芬夏天之屋才一掃而空。從市中

心往北大約開車三十分鐘，就到了一個叫做 Heiligenstadt 的地方。一下車就被那一望無盡的原野景色吸引住了。斜斜的山坡，碧綠的草原，無邊無際的森林，還有條小溪徐徐流著，春風迎面吹來，叫人心曠神怡。據說這兒的風景像極了貝多芬的家鄉波昂，他每年暑期一定到這兒來居住。

我背著雙手，沿著小溪旁的「貝多芬小徑」(Beethovengang)往山上走去，一面揣摩貝多芬當年常在此散步汲取靈感的神情。突然樹梢上傳來陣陣鳥叫聲，真是像透了第六交響樂「田園」裡的鳥鳴，這才猛然意識到，來到維也納這麼多天，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鳥叫聲呢！

我興奮得無以復加。再走上去，就看到了貝多芬的紀念碑和半身雕像。我佇立在像前沉思良久。從這兒往上望去，是一望無際的維也納森林，往下看是去小溪匯成的多瑙河，依山傍水的則是一片舒暢清新的田園和淳樸寧靜的鄉村。此時，我不僅無法阻止在腦海裡一再滾動翻騰的「田園」的旋律，我更看到一幅美不勝收的畫面，活生生展現在眼前。

一開始在畫的遠方是一片碧綠的田野，你可感覺到明朗和煦的陽光和舒暢涼爽的清風迎面而來，使人想起「恆春民謠」。牛羊懶散地在吃著草，牧童和村民在田間嬉笑追逐，F大調四分之二拍子的奏鳴曲，形式生動的刻劃出初見田園景色時愉快

的情緒。

接著是第二樂音降B大調十二分之八拍子如歌的行板，近看一條小溪徐徐細語地流著。那優美迷人的第一主題，和如夢似幻的第二主題相互交織成旖旎的田園情趣。偶爾還可看到幾隻鳥兒在溪邊自由地飛翔，愉快地追逐著。正如長笛吹出夜鶯婉轉的曲調，雙簧管唱出鸚鵡的啼聲，單簧管則仿杜鵑的尖鳴。

再來是第三樂章F大調四分之三拍子的詠讚曲，農民們在節日集會中快樂地跳舞，雙簧管奏出南部德國民謠風輕快的舞曲，使人想到那幅雷洛瓦的名畫「鄉村之舞」。但仔細一看，還有幾個不太會跳舞的人總是跟不上節拍，一再摔跤，正如低音管所表達的，雖經一試再試終於放棄而退，狀甚滑稽，引起圍觀者哄堂大笑，熱鬧非凡，好一幅逼真生動的畫面。

緊接突然轉變成F小調四分之四拍子的快板。暴風雨來襲，雷聲由遠而近，管弦樂音勢逐漸加強，有如電光，一陣狂風暴雨，使人想起莎士比亞名劇「暴風雨」中的一幕。鄉民與鳥獸四散奔走，到處躲藏。然後風聲雨勢漸弱，大地重歸平靜，在長笛輕快吹奏聲中，徐徐進入最後一樂章。重回到F大調八分之六拍子。雨過天晴後，潮濕的草原上散發著清香。牧人和村民欣喜虔誠地在祈禱謝天。牧笛聲由遠而近，在單簧管和銅管樂器互相應答著引

導下，接著出現的是全曲中我最喜愛的和平莊嚴的主旋律。

在這裡，貝多芬像海洋般地舒展他胸懷中澎湃浩瀚的情感，並表現了高度變奏技巧。主題不斷地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一現再現，好像一道道和煦的金色陽光，透過雲層灑向大地，照在村民愉悅感恩的臉龐上，把天人合在一起，象徵著大自然與人類奇妙的和諧。全曲在單純明朗而真摯的感情貫穿下結束。

樂中有畫，畫中有樂

我站在山腰上，望著眼前這一片「田園」出神，好一幅樂中有畫，畫中又有樂的傑作，難怪白遼士要說：「『田園』是貝多芬最優美的作品……美得就好像是米開朗基羅畫出來的一樣。」（其實這豈只像畫出來的，簡直就像是雕刻出來的，而且上帝還在上面吹了口氣呢！）我驚喜莫名，抬頭望天，感謝上蒼給我這樣一個機會，能親自來到這裡。我不斷地深呼吸，盡情地吸取這山明水秀的靈氣。沿著「貝多芬小徑」，我一再徘徊，流連往返，久久不忍離去。

後來，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裡，我將心中的感觸告訴一位在維也納居住了二十年的僑胞。他大爲感動。想不到居然有人不遠千里而來，對貝多芬的故居有這麼大的興趣。感動之餘，還主動要開車帶我去

看貝多芬在人生旅途的最後一站——他的墓地。有熟路的朋友帶領，省掉不少找路的時間和麻煩，我心裡由衷感激。

那真是令人感動、終生難忘的一天。我們先去了舒伯特和莫札特的故居，然後沿著維也納森林和多瑙河，再往東南行駛四十分鐘，就到了 Ehrengraber 國家中央公墓。

據說在這裡安葬了奧地利歷史上所有的皇親貴族、行政長官和有傑出成就的人和他們的家屬。墓地面積之廣和人數之多舉世無雙。我們按地圖，很快就找到了專門安葬音樂家的第三十二 A區，不僅看到了貝多芬之墓，還意外地在旁邊發現一大堆別的音樂家之墓，如莫札特、舒伯特、布拉姆斯、史特勞斯三兄弟及老史特勞斯等。

我興奮極了，踏著輕快的步伐，徜徉在翠松綠柏相間，碧草如茵的墓園裡。面對著這麼多我渴慕已久的音樂家，我一時歡欣得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。頓時思潮洶湧，如波濤澎湃。蘊藏在胸中的感觸再也阻擋不住，如泉水般一股腦兒全部湧現出來。

首先，我面對的是約翰史特勞斯 (Johann Strauss 1825-1899) 之墓。哦，這位舞曲大王，你的「春之聲」、「維也納森林的故事」和美麗的「藍色多瑙河」我从小就愛聽愛唱。每一次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來

臺北演唱時，都少不了這些曲子，真是膾炙人口，人見人愛。記得有部電影「翠堤春曉」就是演你如何從森林中獲取靈感寫作故事。我這次何其有幸能親自到你作曲的地方一遊。

不過，我聽到一個不太好的維也納森林的故事，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。由於戰爭的破壞和人為的因素，你所愛的維也納森林受到嚴重的污染，近幾年來滋生一種有毒的蟲子，人若不小心被咬到會致命呢！因而奧國政府特別設立一管理局，凡要進入森林的人，一律要先注射一種特別的預防針才行。

還有，你的藍色多瑙河，我無論是近看，還是從聯合國大廈旁高達二百五十公尺的「多瑙塔」上遠看，都是呈現濁黃色，實在非常可惜。不過也有人說，這是因為季節和天候的關係。到大暑天時，多瑙河依舊是天藍色的呢！安息罷，史特勞斯。

溝通人類心靈的共同語言

史特勞斯右邊緊接著就是布拉姆斯之墓 (Johannes Brahms 1833-1897) 這位來自漢堡的音樂家，你的作品我最喜歡的是「大學慶典序曲」。尤其是第四段「大學頌」，在臺灣的大學校園裡非常流行，如交大、臺大。記得男高音馬利奧蘭沙主演的「學生王子」就是用這段合唱作主題。

還有，第一段「我們建立莊嚴的聖殿」更是大大有名。你知道嗎，這段曲子配上我國唐朝孟郊的詩「遊子吟」，真是配合得天衣無縫哩！你聽：

慈母手中線，
遊子身上衣；
臨行密密縫，
意恐遲遲歸；
誰言寸草心，
報得三春暉。

這首歌連小學生都會唱，尤其是每年母親節，更不知賺來多少人的眼淚。天下真有這麼巧的事，時隔一千多年，地離東西兩端，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，而居然配合得這麼完美，就好像你的曲子是針對孟郊的詩而寫成的一樣。可見音樂之無國界，也不受時空限制，的確是溝通人類心靈共同的語言。安息罷，布拉姆斯。

再來就是舒伯特之墓 (Franz Schubert 1797-1828) 了，哦，這位藝術歌曲之王，你的「聖母頌」、「野玫瑰」、「鱒魚」、「請聽雲雀」、「菩提樹」和「冬之遊」我都喜歡得不得了。

還有，那首經常被人與貝多芬的「田園」相提並論的 B 小調第八交響樂「未完成」也真是迷人。這也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指揮小澤征爾最愛指揮的招牌樂之一。

那悠揚悅耳的弦律，老是在我心中迴蕩，讓我神往不已。

但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問題，始終沒有人能解答。今天難得到你面前，何不親自向你請教。那就是這麼美的交響樂，你為什麼只寫了兩個樂章而不完成傳統的四個樂章呢？在你去世前，明明還有六年的時間可以完成的呀！它又為何神秘失蹤，直到你去世後三十七年，才為人發現呢？

你知道麼，我這次去了你出生的地方。遊覽手冊把你家地址寫錯了。我按地址找去，好不容易找到個叫 Schubert Garage 的地方，才發現原來是 Volks-wagon 寶德國車的店（多巧，在維也納還有一個餐廳叫做 Turandot 哩！好一個音樂城！）

後來問了好久，才在隔壁巷中找到你出生的家。我在二樓你出生的廚房裏沈思了好久，也看到了你生前最愛的兩架鋼琴，和好多幅作曲神情的油畫和原譜真跡。還有院子裏你小時候最喜歡的古井，仍保持得很完整，旁邊居然還有幾棵樹哩！

你聽：「井傍大門前面，有一棵『菩提樹』。我常在樹蔭底下，做過美夢無數。我曾在樹皮上面，刻過竈句無數。歡樂和痛苦時候，常常走近這樹，常常走近這樹。」不知怎的，每次聽到這首充滿兒時回憶的歌時，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國音樂家黃自先生的那首「本事」來。

你聽：「記得當時年紀小，你愛談天

，我愛笑。有一回並肩坐在大樹下，風在林梢鳥兒在叫。我們不知怎樣睡覺了，夢裏花兒落多少？」這兩首歌的情趣和意境有多像！但是，天啊，比黃自還年輕五歲，你去世時才三十一歲，多叫人痛惜。我多麼希望你能多活幾年，為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，留下更美的歌曲，我心中「未完成」的疑問或許也迎刃而解了。安息罷，舒伯特。

自然是唯一的知己

面對舒伯特之墓一轉身，正方就是莫札特之墓了（Wolfgang Mozart 1756-1791）。你這位三歲就會彈琴，六歲就會作曲的音樂神童，我到過你寫「林茲交響樂」的鄉下，也到過維也納市中心著名的「史蒂芬主座堂」旁邊你寫「斐加洛婚禮」的地方。為了紀念你，那整棟房子就叫做「斐加洛之屋」（Figaro-ohaus）不知怎的，每次聽到你這齣充滿詼諧、令人捧腹不止的歌劇，就會聯想到洛西尼的「雪兒維亞的理髮師」來。

還有，你的「安魂曲」（Requiem）我在臺大合唱團時經常因這首曲子而獲得全省合唱比賽冠軍呢！你在短暫坎坷的一生中，為世人留下了無數優美的樂曲，但僅僅在三十五歲時，就為自己譜下了安魂曲，多叫人惋惜。

不過，你還記得嗎？就在你去世之前

不久，有一個小伙子特地從波昂不遠千里而來向你求教。當你看了他的表現以後，驚喜莫名地撫著他的頭對眾人說：「你們大家要當心啊，這孩子將來要震動全世界！」後來正如你所料，這孩子沒有辜負你的期望，他果然震動了全世界，被世人尊稱為「樂聖」哩！他現在正靜靜地安息在你的旁邊，日夜陪伴著你。安息罷，莫札特。

從莫札特之墓往左後方，踏過幾尺的草地，就又回到了貝多芬之墓（Ludwigvan Beethoven 1770-1827）。哦，貝多芬，這位世人所尊崇的樂聖，叫我怎麼說呢？我這次從地球的另一端，漂洋過海，翻山越嶺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主要就是為了要尋你的蹤跡。如今，你就在我的面前，叫我如何不激動？

然而，要找到你可還真不容易。據維也納市政府的記載，三十五年之內，你曾住過三十處不同的地方，共搬過八十次家，可見你生前顛沛流離，生活有多不穩定了。你的故居在市區，僅有一家保持尚完整，其他都已無痕跡可尋。

就連你去世之處，也已改頭換面，人們無法追憶你臨走前向空中揮拳的情景，我非常失望。不過，你在北郊 Heiligen Stadt 的夏天之家，保持得還很完整，現已改成紀念館。我看到了你許多手稿和遺囑放大的真跡（原稿已運回波昂你出生的

老家）。

我也去了你當時最愛散步的小溪。在巒山森林和美麗的多瑙河之間，我背著雙手，沿著「貝多芬小徑」，揣摩你當年散步的情景。在山腰上你的半身雕像和紀念碑前，我沈思良久。記得嗎？當年就是在這個地方，你神情愉快地指著小溪，對陪你散步的一位友人說：「這裏是我寫作河畔景色的地方，夜鶯、鸚鵡和杜鵑，跟我一塊兒作曲。」

你後來還寫信給你最好的朋友布侖斯

維克（Brunswic）說：「自然是我唯一的知己。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愛田野，我愛一株樹甚於愛一個人。全能的上帝，在森林中我快樂極了……每株樹都傳達著你許的聲音，天哪！何等的神奇，在這些樹林裏，在這些崗巒上……一片寧謐……供你役使的寧謐。」

記得嗎？你為了愛好大自然，憐憫動物，還因此而得罪了名史學家弗里曼的母親。因為你在她兒時，把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趕開。

